



甜酒飘香

王飞帆

清晨,阳光还未拨开窗幔倾洒进来,从林木枝梢传来的鸟鸣声将我梦中唤醒。“甜酒,小钵子甜酒。”吆喝声从街道上卖甜酒的阿公嘴里一路传来,拉长声韵,缓缓悠悠。

难得休假一天,我伸个懒腰,舒缓一下身子,想还躺一会儿。这时,那些甜酒往事一起涌了出来,各种画面交织。甘冽的甜酒,馥郁的野花,母亲的笑颜,父亲的耕劳……

我曾无数次寻找甜酒的踪影,有一回在盛夏时踏入一家清凉美食店的大门。点一碗甜酒,静静地品尝,可是,那种清甜,那种甘冽,那种醇香,却再也寻不着了。莫非是故乡离我越来越远?我怎毫无察觉?已记不起多久时间没有喝到父母酿制的甜酒了。甜酒,是甜甜的回忆,是欢乐的童年,是父母醇厚的爱。

儿时,每年的端午节前后,乡邻都会忙着用精致的糯米酿甜酒。那时,除了鸟语花香,还有弥漫在整个村子里甜酒的清香袅袅。酿制甜酒,是需要酒曲的,全村人都在周阿婆那里买。听说她酒曲的制作方法是祖传,不传外人。用她的酒曲酿制而成的甜酒,甜而不酸,甜而不腻。

制作甜酒时,父母会将上好的糯米用水浸泡一天左右,待糯米浸透后再沥干水,倒进蒸饭的木甑里,木甑的底部一般会垫放一些洗净的粽叶。这样蒸的过程中,糯米上下透气,蒸熟之后还会有一种特殊的清香。大约两个小时后,糯米就熟透了,母亲会将香喷喷的糯米盛装在笊箕里冷却。看到我们几兄妹馋嘴的样子,母亲会顺手捏几个糯米团给我们解馋,那味道极香。

糯米冷却后,母亲会把它转移到一个个大的瓷盆里,将酒曲均匀地洒在糯米上,盖上一块干净的布,用木盖盖上,再放到碗柜里发酵。一两天后,就会闻到阵阵扑鼻的酒香。迫不及待的我们会帮母亲移开瓷盆上的木盖,揭去盖布,奇迹出现了,瓷盆里不再是糯米饭,只见乳白色的糯

米,漂浮在透明如蜂蜜般的液体上。顿时,香甜的味道弥漫了整个屋子,用手一摸,还有一种热热的感觉。小妹说是不是甜酒生病发烧了呀。父母笑着说:“小馋猫,这是糯米甜酒酿制好了呀。”“哦!可以吃甜酒啰!”妹妹们欢呼雀跃起来。

大人们喜欢把甜酒兑水煮了喝,但我觉得生吃,汁嫩味甜,味道更好。甜度没有被冲淡,香醇度更为浓烈,用筷子夹来吃,绵软细密,唇齿留香。底下的酒水,用玻璃杯盛装,有如玉液琼浆,一口喝下,清新爽口,让人回味无穷。

每次酿好糯米甜酒,母亲都会送些给左邻右舍品尝。邻居们酿了甜酒也会送些过来,这是乡间不成文的规矩。

九岁那年,隔壁三叔送来一坛甜酒。我放学回家,走进厨房,一股清甜的酒香扑鼻而来。闻着香气寻去,在碗柜里发现了那坛甜酒,盛满一碗,几口喝下,甜酒在我的舌齿间打了几个转,顿觉浓香顺着咽喉往胃里弥散,又从胃里往嘴里飞飘,整个人都被醇香的甜酒浸染了!那感觉实在是美妙,我忍不住又喝了第二碗,第三碗……

我有了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,时而清醒,时而迷糊。到底喝了多少碗,记不清了。妹妹们拉我一道玩捉迷藏,我踉踉跄跄地走向了家里的一口木箱,揭开盖子,爬进去斜靠在里壁,盖上木盖。我为自己找到了这么一个隐秘的藏身之处而颇感骄傲,正准备喊“我藏好啦”,却突然感到睡意浓浓,头一歪,在木箱里睡得不省人事。

后来听说全家和乡亲们打着火把寻遍了整个村子、后山和所有的池塘,呼喊我名字的声音在整个村里回响。最后父亲返回家再找时,闻到木箱里散发出的酒香,猛地打开,才找到了我。

甜酒,醉倒了岁月,醉倒了童年的我。

时光飞逝,父母也已渐渐变老,偶尔会收到他们寄来的甜酒。当我手端甜酒,重闻那熟悉的清香,总想起故乡,想起童年,想起如甜酒一样美好的过往。只是,我与故乡渐行渐远,陡然间,萌生了惆怅和失落,还有淡淡的伤感。

甜酒在我心里发酵了,和我平淡无奇的人生相依。它赋予我厚重,赋予我力量,赋予我不卑不亢。煮一甌甜酒,沏一壶清茶,坐在书桌前,素手捧起《上下五千年》,让目光投向古今中外。甜酒之香浸染了文字,清茶之香萦绕着书房,烦恼走出了春夏秋冬。甜酒让我拥有了心灵的澄澈,还有澹逸的心性。于是不再藏藏掖掖,不再停滞不前。手捧甜酒,我可在小屋彰显个性,亦可在凡尘风度翩翩。

“甜酒,小钵子甜酒。”吆喝声越来越近,我把回忆按下了暂停键。手机又想起“夕阳河边走,举目望苍穹,袅袅炊烟飘来了思乡愁……”的歌声。是啊,挥不去的乡愁,已在心间生根发芽了,我只能好好珍藏。生命终不会因美好或苦难而停留,我应该锁定前方,携满甜酒的清香,一路远航。

草鞋的方向

袁硕望

踏遍万水千山,有时候只需要一双鞋,一双用稻草编织的鞋。

锃亮的皮鞋,只适合一路鲜花。荆棘和泥泞,一双草鞋就够了。

皮鞋和皮带是用来煮着吃的,就像树皮和草根,就像知名和不知名的野菜。

一双草鞋,翻过雪山,向草地深处走去。

一双双草鞋,翻过雪山,向草地深处走去。

雪山和草地互相勾结,密谋对草鞋痛下杀手。沼泽和陷阱不动声色,就像鳄鱼阴毒的眼睛,危机四伏。

阴谋无处不在。

草鞋一言不发,迎着草地走过去。

一只草鞋与另一只草鞋,互为兄弟,生死相依,砥砺前行。

白雪皑皑,绿草茫茫,在一双双草鞋面前,小菜一碟。

一双双草鞋从名词活用作动词,以信仰为尺,丈量一段历史的长度。

生与死的距离,在一只草鞋与另一只草鞋之间,互不戳穿。

冰与火,血与剑,生与死,心照不宣。

一双草鞋,从原始社会一路走来。刀山火海,胜似闲庭信步;万水千山,只在一念之间。

一双双草鞋,深一脚,浅一脚。浅的是平声,深的是仄声。一路平

平仄仄,有的押韵,有的不押韵。走着走着,留下了一路诗行。

这样的诗,是红色的,用生命和鲜血抒写。

这样的诗,是金色的,是稻谷和稻草的本色。

秋收时节,镰刀纷纷揭竿而起,割刈着金黄的稻谷,也割刈着金黄的稻草。

稻谷和稻草,各司其职,为一个秋天铺垫底色。

稻谷为人类提供粮食,实现耕者有其粮。

稻草则投身于草鞋,书写25000里诗行。

惊天动地的史诗,原来是一双双草鞋创作的,气吞山河,荡气回肠!

草鞋的方向,是革命的方向;

草鞋的方向,是胜利的方向。

草鞋所到之处,火种遍地开花,红旗漫天招展。

草鞋走着走着,就走到了延安,走进了窑洞,走到了宝塔山下,悬挂到了历史博物馆的墙上。

一双双草鞋,因为行走而伟大!

一双双草鞋,因为信仰而坚强!

一双双草鞋,因为团结才有力量!

一双双草鞋,因为悬挂而无上光荣!

波澜壮阔的人类史诗,书写了25000行。

25000行,用金灿灿的草鞋,书写出来的金灿灿的诗句,波澜壮阔!

石榴

陈俊男

姑姑买了一箱石榴。

上高中之后,吃石榴的次数少了。石榴不像苹果、梨子,削皮后就可以拿着吃。吃石榴,只能守在垃圾桶前,切、撕、拨、聚——经历四道程序,把果实聚集在一起,才能吃一口。显然,吃石榴需要耐心,需要时间。心浮气躁,赶时间,只会费半天力气才四处搜刮出一点石榴籽,也已经被捏破,汁水顺着手腕流淌。

高中学习时间紧迫,少了吃石榴的闲心与时间。

难得的一个假期,收到姑姑寄来的石榴,一直爱吃石榴的我自然迫不及待。坐在垃圾桶前,用小刀在顶部划开一个小正方形,再从四面向里面慢慢剥——石榴籽像晶莹剔透的红宝石,迫不及待地涌了出来。看到这一幕,我不由得想起爷爷来。

爷爷经常买石榴。

小学放学时,爷爷接我回家。校门口总有各种各样的小商贩,卖着形形色色的水果、零食、小吃。我总缠着爷爷:“爷爷,买个零食吃吃。”爷爷口头拒绝,心里却有自己的想法。“不买那些垃圾食品,爷爷跟你买个石榴吧,石榴甜!”这样,我跟爷爷总是到一个老奶奶的摊

前,买石榴。老奶奶人好,实在,其他商贩看不上一次只卖一个石榴的生意,老奶奶则愿意。“好多钱?我们只买一个,孙子路上吃。”“没问题,五块钱一个。”

爷爷把手伸进大衣,抽出一个小小钱包,拉开拉链,一元和五元的钞票叠放得整整齐齐。抽出一张五元的钞票,递给老奶奶,我早已选了一个红彤彤的大石榴抱在手里了。

走在路上,爷爷给了我一张纸。“剥石榴,手会黏黏的,你到处摸,又把衣服弄脏了,我帮你剥,吃完了再吐在纸上。”

我们走走停停,此时太阳渐渐西下,拉长了我们的影子。爷爷的影子是细细长长的,我的则又矮又窄。每走100米的样子,爷爷就停下来,“投喂”我一次,石榴籽饱满,汁水很足,吃上一个,甜蜜可以将嘴巴充满,满溢出来,灌进心里。

这样,回家的路也就是一个石榴的距离。

又一次吃石榴。这次是自己剥的,坐在家,静静地剥,觉得很麻烦,很耗时间,突然佩服起当年爷爷给我剥石榴的熟练和耐心。细细算来,爷爷离开我也有七八年了,我没吃上他剥的石榴也有七八年了,再次剥石榴时,不知不觉已经泪流满面。

石榴,剥去的是石榴籽,留下的是爷爷爱我的心,像石榴籽一样,甜蜜蜜的。